

被蹂躏的修女

(美) 西·谢尔顿 著



群众出版社

被蹂躏的修女

〔美〕西·谢尔顿 著

李崇仁 陈淑华 译
陈国纲 谭璟彝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被蹂躏的修女

(美)西·谢尔顿 著 李崇仁 陈淑华 陈国纲 谭瑞彝 译



群众出版社·1989年北京

Sidney Sheldon
The Sands of Time

根据美国 William Morrow
出版公司1988年版译出

被蹂躏的修女

(美)西·谢尔顿 著 李崇仁等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77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3-7-5014-0346-5/I·110 定价: 5.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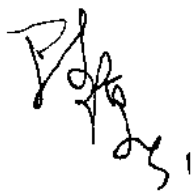
印数: 00001—6000册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的西班牙。一天，起义军领袖海梅·梅罗冒着生命危险，从狱中救出即将被处以绞刑的战友，逃到一修道院。在共和军上校阿科卡率兵追捕下，修道院里的四个修女出乎意料地被卷入了这场暴力中，逐入了被她们早已抛弃的充满仇恨的俗世人间。

自幼被遗弃，饱尝人间辛酸的修女梅甘，在这场浩劫中极力克制内心对传奇式人物梅罗的爱慕之情，三次拯救了他的生命；西西里黑手党头目的女儿、美丽放荡的露西娅为父兄报仇，杀死了西西里大法官，因受到政府的通缉，而躲进西班牙的修道院，最终走上了光明之路；苦命的格拉谢拉因母放荡不羁，自幼受到身心摧残，在逃亡中又受到爱情之火的煎熬；年已六十的老修女特雷莎，饱尝人间的苦难，但在逃亡中背叛了朋友，结果惨死在阿科卡一伙刽子手们的轮奸之下。

作者西德尼·谢尔顿通过四个修女血与泪、爱与恨、灵与肉那动人心弦的经历，从侧面生动地刻画出七十年代西班牙动荡人心、充满暴力的历史瞬间。这部小说将历史、传奇、惊险、曲折的情节和西班牙的风土人情，乡间优美的景色融为一体，读来使人感慨万分，爱不释手。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也是历史的再现。



向敬爱的弗朗西斯·戈登致敬！

衷心感谢艾丽斯·费希尔在成书
过程中所给予的不可估量的帮助。

伟人们的生活向我们启示，
我们也能生活得无尚崇高。
当告别人世之际，在身后
时间的沙滩上留下足迹。

——《生命颂》H.W.朗费罗

死者无须再站起来。

他们已经和大地融为一体。大地是无从征服的，因为大地永无穹，它的寿命将比所有专制制度更长。光荣归于大地的人永世长存。然而没有人比热血抛洒在西班牙大地上的人更光荣。

——欧尔斯特·海明威

作者序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在这片唐吉珂德的故乡，同时也是西班牙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托克马达的故土，吉普赛歌舞和发上别有角梳，异国情调少女触目皆是的传奇国土上，曾经历过一场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50多万人丧生于共和国政府军和民族主义叛军之间的斗争之中。1936年2月至6月，发生了269起政治谋杀，民族主义者平均每月处决1000名拥护共和政体者，并禁止哀悼。160座教堂被焚烧殆尽，修女们被强行驱出修道院，“就好象她们是妓院里的妓女似的，”杜克·德圣西蒙在描述西班牙政府和教会之间一次早期冲突时这样写道。报社遭劫，罢工和骚乱遍及全国。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民族主义叛军胜利而告终，他死后留下一个君主政体的西班牙。

从1936年持续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虽然从形式上结束，但参战双方从未言归于和。今天，另一场战争又在西班牙风起云涌，这就是巴斯克人为重新赢得曾在共和国政府中获得，后又在佛朗哥政权下失去的自治权而发动的游击战。战争以炸弹爆炸，抢劫银行为弹药筹措资金、暗杀和暴动等形式此起彼伏地进行。

当巴斯克游击队地下组织——“埃塔”组织的一个成员被警方严刑拷打之后，死于马德里一所医院，随之爆发了全

国范围内的骚乱，结果迫使西班牙警察总监，五名保安部门的头头和200名高级警官辞职。

1986年，巴斯克人在巴塞罗那公开焚烧西班牙国旗。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与警方兵戎相见，一系列的反抗斗争终于席卷整个西班牙，危及政府的稳定，成千上万的人从潘普洛纳逃跑。武装警察暴跳如雷，横冲直撞，以牙还牙，朝巴斯克人的家和商店随意开火。恐怖主义持续不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第一章

西班牙，潘普洛纳。 1976

要是计划出了问题，我们定死无疑。他把计划在心里又最后琢磨一遍，反复推敲，仔细检查，寻找漏洞，但什么也没发现。计划很大胆，要求小心谨慎行事，选择时机分秒无误。如果成功，那将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和伟大的熙德^①不分伯仲。万一失败……

嗯，担心的时刻已经过去，海梅·梅罗达观地想，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在巴斯克人民心目中，海梅·梅罗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英雄；然而对西班牙政府来说，他却是个受诅咒的灾星。他身高六英尺，体魄健壮，肌肉发达，有一副坚毅、明智的面孔和一对深思熟虑的黑眼睛。见过他的人总把他描绘得比他本人

① 十一世纪与摩尔人作战的西班牙民族英雄。

实际更高、更黑、更凶。他是个复杂人物，既是一个了解形势对他极为不利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浪漫主义者。

潘普洛纳变成了一座疯狂的城市。正值一年一度，从7月7日到7月14日都要举行庆祝的圣费尔明节，今天是奔牛的最后一天。三万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入这座城市。有些人来仅仅是为了观看惊险的奔牛场面；另一些人来则是为了参加奔牛，在向前猛冲的畜牲前面奔跑，以证明他们是男子汉。所有旅店的房间早已预订一空，从纳瓦拉来的大学生只好下榻门廊、银行大厅、汽车厢，甚至露宿公共广场、街头和人行道旁。旅游者塞满了咖啡厅和旅店，观赏喧嚣熙攘，五彩缤纷的纸制巨人游行，倾听乐队行进间演奏的音乐。游行的人身穿紫色斗篷，头戴或绿、或红、或是金色的头巾。游行的队伍看上去宛若一条条彩虹的河水从街上川流面过。电车轨道沿线，顺着电线杆和电线不断噼噼啪啪鸣放的爆竹声，增加了喧嚣的气氛和混乱的局面。

人群蜂拥而来观看傍晚的斗牛，但最壮观的还数奔牛——即一早把那些当天晚些时候用来斗牛的牛赶着跑进准备斗牛的牛圈里。

头天晚上，午夜前十分钟，在城南漆黑的街道上将牛赶出收客牛栏，从桥上越过河，跑到圣多明戈街尽头的牛栏里，在那里圈一宿，第二天早上再将牛放开，沿着狭窄的圣多明戈街奔跑，每个街头拐角都用木路障拦住。待牛群到达街的另一头时，赶进海明威广场的牛栏，在那里再被圈起来，直到下午斗牛时为止。

从子夜到次日清晨六点，游客们彻夜不眠，饮酒高歌，

狂欢作乐，兴奋得无法入睡。那些准备参加奔牛的人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圣费尔明领巾。

凌晨差一刻六点，乐队开始走街穿巷，巡回演奏纳瓦拉拉激动人心的乐曲。七时正，一支火箭腾空而起，示意牛栏的大门已经打开。等待参加奔牛的人心急如焚。过一会儿，第二支火箭拔地飞向天空，警告全城：牛群正在奔驰。

接下来是令人难忘的壮观场面。首先传来的是声音，开始微弱，宛若远处微风吹起的涟漪，几乎觉察不到，渐渐地越来越响，直至爆发成一片震耳欲聋的牛蹄奔驰声。突然六头牛和六头躯体庞大的牡牛映入眼帘，每头重达1500磅，象风驰电掣的待快列车向圣多明戈街的尽头直冲而去。数以百计的年轻人热切而又紧张地站在各街口拐角设置的木路障内，面对发狂的畜牲跃跃欲试，以此证明他们的勇气。

牛群从街的一头飞奔而来，横越拉埃斯特拉费塔大街和哈尔维尔大街，经过药店、服装店和水果市场，朝海明威广场疾驰而去。疯狂的人群不断传出“太棒啦！”的喊声。随着牛群逼近，人们争先恐后地逃避锐利的牛角和致命的牛蹄。面临突然死亡的现实使一些参加奔牛的人拚命逃向安全的门廊和太平出口。人们高喊“胆小鬼！”奚落他们。有几个人绊倒在牛群奔驰的路上，很快被人抱到安全的地方。

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站在路障后面，离他们只有几步发生的壮观景象，使他们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瞧他们，”老人大声说，“太棒啦！”

小孩吓得发抖。“爷爷，我怕。”

老人用一只胳膊搂着孩子。“对，曼努埃洛。是顶吓人的，但也太精彩啦！我曾经和牛群跑过，简直妙不可言。你

在死神面前考验自己，它使你觉得象个男子汉。”

通常，牛群沿圣多明戈街疾驰九百码到达斗牛场需要两分钟，一等牛安全进入牛栏，立即把第三支火箭送上天空。然而今天，第三支火箭没有发射，因为在潘普罗纳发生了一起四百年奔牛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正当牛群在狭窄的街道上飞奔的时候，五、六个身着节日彩色服装的人挪开木路障。牛群发现自己被逼着离开限定的街道，象脱了缰的野马，一窝蜂地跑进市中心。刚才还是一片欢腾，刹时间变成一场恶梦。疯狂的牛群扑向惊慌失措的观众。小男孩和他的祖父是第一批人中被横冲直撞的牛群撞倒后踩死的人。凶恶的牛角把一辆婴儿车撞得七零八散，顶死了车内的婴儿。母亲摔倒在地，被牛蹄踏死。到处笼罩着死亡的恐惧。牛群在目瞪口呆、毫无戒备的观众中横冲直闯，撞倒妇女和儿童，用致命的牛角冲向行人、小吃摊、塑像，横扫一切不幸阻挡牛群去路的东西。惊恐尖叫的人群，不顾一切，拼命逃离致人死命的庞然大物。

突然，一辆鲜红的卡车出现在牛群奔驰的路上，牛群转而冲向汽车，朝着通向潘普罗纳监狱的埃斯特雷利亚街直奔而去。

监狱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两层石头建筑，窗户安有粗铁栏。监狱四角设有岗楼，门的上方飘着红与黄相间的西班牙国旗。一扇石门通到里面的小院。二楼有一排关押判处死刑囚犯的牢房。

监狱里，在二楼的走廊上，一个身着警察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卫在给一位身穿黑长袍的神父引路。警卫身挎冲锋

枪。

留意到神父看见武器时流露出的疑问目光，警卫说：“神父，在这里不得不小心防备。这层楼在押的全是世间渣滓。”

警卫引着神父走到很象机场使用的金属探测器前。

“对不起，神父，这是制度——”

“当然，当然，我的孩子。”

神父刚要通过安全门，一声尖啸的警笛声响彻走廊，警卫本能地握紧手中的武器。

神父回头朝警卫笑了一笑。

“是我的错，”边说，边取下挂在脖子上沉甸甸的大金属十字架，交给警卫，十字架栓在一条银练上。这次他走过去，机器没有再响。警卫把十字架还给神父，两人继续朝监狱尽头走去。

靠近牢房的过道里臭气熏天。

警卫通晓世故地说，“您知道，神父，您在这儿是浪费时间。这些畜牲根本就无灵魂可拯救。”

“可我们还必须试试，我的孩子。”

警卫摇摇头。“跟您说吧，地狱的大门正等着迎接他们两人呢。”

神父诧异地抬起头来瞧着警卫。“他们两个？我听说有三个人需要忏悔。”

警卫耸耸肩。“我们替你省了一点时间。萨莫罗今天早上死在医务室，是心脏病。”

他俩来到两间最远的牢房。

警卫打开牢门，等神父走进牢房时，小心地退到一旁，

然后锁上门，站在走廊里，以防万一。

神父向躺在肮脏的囚床上的人走过去。“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里卡多·梅利亚多。”

神父朝下凝视他，很难说这个人看上去象什么样子。他的脸又肿又粗，眼睛几乎睁不开。犯人透过厚厚的嘴唇说，“您能来我很高兴，神父。”

神父答道：“我的孩子，拯救你是教会的责任。”

“今天上午他们打算绞死我吗？”

神父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你已被判处绞环绞刑。”

里卡多·梅利亚多张大眼睛盯着他。“不！”

“我很遗憾，是首相亲自下的命令。”

于是神父把手放在犯人头上，拉长声音吟诵：“洗刷你的罪吧。”

里卡多·梅利亚多说，“我在思想、言谈和举止上都罪孽深重。我诚心诚意为我犯的罪过忏悔。”

“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愿天父拯救你的灵魂……”

警卫站在牢房外听着，心想：多么愚蠢，白白浪费时间。上帝对他们才不屑一顾呢。

神父祈祷完毕。“我的孩子，再见。愿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吧。”

神父向牢门走去，警卫打开门，然后退回去，枪口一直对着囚犯。牢门上锁后，警卫走到隔壁的牢房，打开牢门。

“他就交给您啦，神父。”

神父走进第二间牢房，里边的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神